

“新知青”十年——

## 你为什么一路向西

深入,更见精彩

电话:96706056

洪波工作室

邮箱:hongbogongzuoshi@163.com

本报深度记者 赵兵

“来新疆不是  
为了挣钱的”

杜仁梅打算在新疆阿克苏温宿县买套房子。“现在新城建设起来了,放在那里升值。”

2011年8月,杜仁梅和4000多名刚走出校门的东部大学生一起来到了新疆,他们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。从2003年起,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,到西部地区从事志愿服务工作。

“刚开始在新疆农业大学里培训,每天免费就餐,60元的标准。”跟很多第一次来新疆的学生一样,杜仁梅吃哈密瓜吃到想吐,学校甚至贴出通知:羊肉和哈密瓜不能混吃,容易吃坏肚子。

也有学生不适应新疆的气候。杨杰在新疆农业大学的宿舍里躺了三天,来自河南焦作的她,适应不了这里的干燥和高海拔,即使海拔“只有”2000多米。更多的学生开始流鼻血,从温暖湿润的东部而来,这些奔波了几千里的学生们还没准备好在新疆生活。

培训的时间过得很快。早晨听报告,专家会讲述新疆的历史,之前的志愿者也被邀请来,讲述自己对新疆的热爱。如果某个时间段没有了发言者,这些学生还会延续在学校里的一种程序——拉歌。

培训期结束后,杜仁梅和18名“小伙伴”乘坐大巴车,连夜从乌鲁木齐赶往阿克苏,那是她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。

杜仁梅后来才听说,那晚,负责接送他们的老志愿者王振学一夜没睡,在大巴车的前头坐了一夜。“如果有人想来犯事,必须得踏着我的尸体过去。”19名志愿者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感受,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正感受到的新疆。一个月之前的2011年7月18日,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遭一伙暴徒袭击并实施纵火。公安武警迅速赶赴现场,击毙数名正在行凶和负隅顽抗的暴徒,成功解救6名人质。

在阿克苏温宿县,他们要服务一年的地方,惊喜意外地到来——县城离阿克苏只有几十公里,两地来往方便,甚至有公交车往返。

杜仁梅仍然记得来到温宿县的那天。19名志愿者被召集在在团县委的办公室里,那是个窗户关不上,桌子上有一层土,只有十几把凳子的会议室,看起来更像一个破败的山区教室。很快,19人被各个单位的人领走。她留在了团县委,负责跟上一级团委联络以及志愿者的日常工作。

几个单位很快达成一致:每月300元志愿者补贴,再加上团中央每月970元的补贴,一名志愿者每月可以拿到1270元。“还算可以,来新疆不是为了挣钱的。”志愿者们私下里讨论。

住宿被安排在当地兴建的廉租房,那是个路都没有修好的小区。从宿舍走到马路上,要踩着厚厚的尘土,有人甚至打算在鞋上套上塑料袋子,但很快作罢,因为一个维吾尔族小伙骑着摩托车经过时,扬起的尘土还是落了他们一身。

志愿者中的大部分人被安排进政府机关,只有4个人被安排进学校。这也是各地团委长久以来的一贯做法,为的是能给志愿者提供足够的条件,吸引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。



10年来,超过14万名青年志愿者参加西部计划。(资料片)

他们被冠以“新知青”的称谓,与上世纪60年代末“上山下乡”的“老知青”相比。

十年前,国家一纸号令,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启动,无数青年学子在理想主义的旗帜挥舞下,刚走出校门,就涌向充满希望的西部。他们是自愿选择的一代人,十年间,这里发生了太多故事,对许多人来说,这注定是一个充满理想、希望,同时又掺杂着现实、权衡的选择。为什么来?又为什么走?每一位志愿者,心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和答案。

## 取经西部

杜仁梅们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。2003年6月10日,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联合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,号召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建功立业。

这项计划招募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,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到2年的志愿服务工作。服务地主要是西部12个省(区、市)加海南省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湖南湘西州、湖北恩施州、吉林延边州部分地区贫困县的乡镇。“到西部去、到基层去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口号吸引着无数青年学子纷纷涌向西部。

十年来,超过14万名青年志愿者参加西部计划,1.6万多人服务期满后扎根西部。

志愿者们也会在私下里互相问起:“你为什么来?”答案五花八门,不再像几十年前中国的那股“知青”潮那么单一。比例最多的一类是:“想来西部看看,了却心中的西部情结。”在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眼里,西部还带着一层神秘色彩。

“我不想说自己有多么崇高和无私,我来的时候,只想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。”来自山东威海的志愿者宋文萍说,来新疆是她一直以来的想法,上学的时候因为各种限制,始终无法成行。偶然间看到西部计划,她毫不犹豫报名。

毕业后通过参加西部计划而找一份理想的工作,是很多志愿者的想法,所以有的人是奔着政策而来。2004年,教育部出台文件,明确规定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并完成服务期、考核合格的志愿者,在服务期满后三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,可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的政策;在同条件下招生单位优先录取。类似的优惠政策在公务员考试中也同样存在。

“西部计划项目启动之初

实有缓解就业形势的考虑,但现在的西部计划更偏向于一个人才培养项目,2011年被列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‘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’,更倾向于是一种过渡性安排,不是终极性安排。”共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相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。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,当前的西部计划不是以就业为目的,而是为了让年轻人对自己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,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。

“就业问题不光是西部志愿者碰到的问题,也是现在大学生共同面对的问题,为了帮助服务期满后的大学生就业,团中央也把西部纳入青年总体就业服务范围之内。”据介绍,西部计划的就业服务内容提供就业推介会服务,与地方沟通提供就业机会,要求高校将他们纳入应届毕业生派遣工作等。

满怀憧憬而来  
实现梦想而去

每年的三四月份,志愿者们都要面临一个问题:继续留下还是离开?杜仁梅选择留下。18名小伙伴里,与她一样选择留下的有3个人。

“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并不是现在才做的决定,我们来之前,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。”宋文萍还是按原计划回到了老家山东,“该走该留,要看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。我当初来,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支教的梦想。如果一年做完了这些事,也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”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
现在,宋文萍在威海一家韩资企业上班。偶尔回忆起一年的西部生活,心情还是比较激动,“或许去西部的志愿者大都是理想主义者,大家满怀憧憬而来,到实地以后才发现可以改变的东西很少。”

2011年,她在新疆阿克苏温宿县一所维吾尔族小学,担任一年级的数学教师。从一开始沟通都有困难,到最后与小朋友们依依惜别,她完成了自己的愿望,但也发现,她并未改变太多东西。

更多志愿者则是陷在留下还是离开两难选择中。离开,意味着要回到竞争激烈的东部省份,跟成千上万人“厮杀”。“回去后还要面临一个问题,大学同学已经工作了一年,我们则要从头开始,实际上差距已经存在了。”杜仁梅说。如果留下,面对的是更多的机会和压力相对较小的环境。

让志愿者舍不得离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,则是他们对西部深厚的感情。志愿者许晓艳至今还记得一个名叫古丽的小女孩带给她的感动。“她是我成立网罗阳光爱心组织后救助的第一个孩子,父母身体都不好,还有一个智障的哥哥,家庭非

常困难。”

有一天下午,古丽突然来到她的宿舍,打开一个旧的看不清颜色的布包,告诉许晓艳,他们家杀了一只鸡,古丽妈妈先挑出了两份,一份送给许晓艳,另一份留给古丽拿着上学。“那是孩子准备吃上一个星期的菜。”许晓艳当时就哭了,古丽走后,许晓艳一边哭一边吃,“我从没吃过那么好吃,又那么让自己难以下咽的食物。”

走近了  
人生也改变了

也有志愿者看到了西部大开发大建设的前景,选择留在西部。“扎根西部同样可以实现梦想。”王振学说,2005年,他报名参加西部计划,从一名稚嫩的大学生,成长为一个产业园区的管理者,“如果没有西部计划,就没有现在的我。”

“假如我回到家乡,可能跟大多数人一样,连套房子都买不到,靠努力达到自己设想目标的概率很小。在新疆,只要肯努力,就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。”王振学说。8年间,他见证了西部的跨越式发展,“刚来的时候,县城只有两条路”,如今,新开工和正在建设的工地不下10处,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“这里真的是充满希望的地方,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变化,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充满斗志。”他说,因为近距离接触到西部,为这股压制不住的勃勃生气而感动,最终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被改变。

有人愿意走,有人愿意留,如此生生不息地循环更替。然而,目前看来,由于体制机制以及政策贯彻落实的问题,志愿者即使要扎根西部,仍要面临重重挑战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志愿者工作部部长帕提曼·阿布力肯说,目前,志愿者留疆的途径比较单一,大部分是考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这条道路,“我们也在积极地争取,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,留住更多的志愿者,但显然,比起东部,新疆的企业还是吸引力要差一点。”

2013年10月10日,对曾经是西部志愿者的任丽红来说,是个令人伤心的日子。这一天,她考新疆公务员以失败告终,这是她从志愿者岗位离开后第二次尝试。

“回到山东后才发现,自己真的与新疆割舍不断。我像祥林嫂似的,跟每一个遇见的人提起我在新疆结识的人,我在新疆发生的事。到最后,每一个见过我的人都知道,我从新疆归来,我去过新疆。”任丽红说,“可想要再次回去却又困难重重。我错过了留在那里的最好机会,但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。我希望再次回到那个边陲小城,继续做我的梦。”

(文中部分当事人化名)

舆情

被悬浮的  
畏民思维

“株连式拆迁”和“悬浮照”再现是本周网络舆情的高潮,也是整个互联网舆情趋势的缩影。从舆论热度看,“安徽宁国承认领导视察照系PS”相关话题位居今日舆情热点排行本周第一位,已有至少170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50万条评论。同样在批评公权力滥用的舆论监督类舆情热点中,“长沙教师被调拆迁办动员婆婆拆迁”的相关话题也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,超过93家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反映了城镇化建设中新型“强拆”带来的民众心理悸动。

公权力被滥用再一次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,公权力的滥用使得民众面对公权力的阴影日趋孱弱,如果上个月批评的“办证难”是权力的傲慢,那么“悬浮照”更凸显官员缺乏起码的“畏民”思维。现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“官比民大”、“官贵民贱”的思维习惯,所以才有了“株连式拆迁”,才有了常识都能看破的“悬浮照”事件。在社会管理中,唯有敬畏民意、尊重民情,才能打造等比例的官民关系,才有真正美好的中国。

“株连式拆迁”是一种  
变相强拆

10月27日,长沙小学教师谭双喜把自己的工作调动通知发到了微博上。按照这份长沙天心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通知,这位小学高级教师要在下周一到拆迁指挥部报到,任务是劝“钉子户”婆婆搬迁。无独有偶,早在2010年四川会理的拆迁中就有公职



庞胡瑞

人员因亲属不签字而遭到停职。《人民日报》就此评论认为,“株连式拆迁”是通过绑架亲情的丑陋方式逼人就范,属于变相强拆,既缺德下作,又目无法纪,已成触发众怒的恶权毒瘤。2010年5月,国办就曾下发紧急通知,采取“株连式拆迁”或突击拆迁违法强拆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将被追究责任。比《人民日报》评论“无德”更为严苛的是《海南日报》,评论认为“株连式拆迁”是权力放纵,再正当的征地拆迁行为,都不能突破法律的尺子、制度的笼子。评论直言“用一种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做群众工作,最终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”。

舆情危机应对能力  
难掩官德缺失

上周,安徽宁国市民政局网站一张领导视察的照片引发舆论关注。宁国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“悬浮照”确系PS,“因为当时工作人员拍摄角度的问题,无法将所有领导都拍进一张照片里,所以后来将两张照片合成了一张”。

如果仅从网络舆情应对的角度分析,可以看到该事件在危机应对和舆情处置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,比如,连夜加V认证的“宁国发布”,措辞得当的《关于“宁国市慰问百岁老人照片疑似PS”网帖有关情况的说明》,都是在肯定面对此危机中地方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。但舆情危机应对能力的提升难掩官德的缺失,正如危机应对能力也并不能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止损划等号。“人民网”【法人微博】盘点这些年新闻里出现的PS照片,高达一万次的微博转发再一次把政府部门堂而皇之的八次“悬浮照”事件推到了舆论的前台。“新华视点”【子夜微评】认为,高大悬浮的领导与渺小的老人对比强烈,将这种拙劣照片发出来,反映了一些干部对于群众关系的扭曲认识,骨子里看不起甚至蔑视群众。

(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)